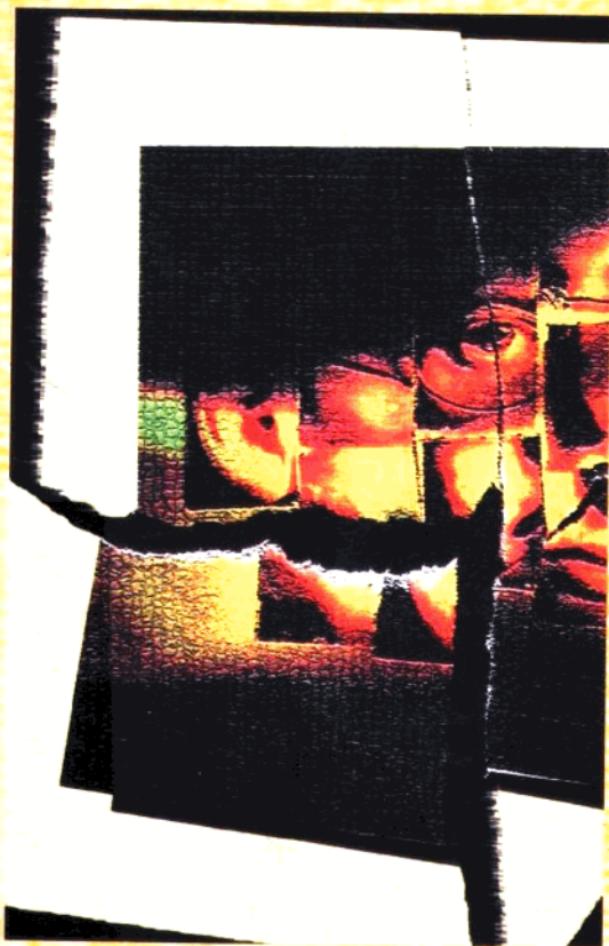


瞬
间
的
自
由

白 绍 兴 著



远方出版社

世
界
的
缺
口

■

高
粱

没有一种文体能够接纳它。它就是属于绍兴的。没有人能够模仿。没有人能够模仿的写作者，不多。早年读顾城的诗，我惊讶于他的不可模仿。模仿不了，也就无法复制，无法超越。

生活中的垃圾太多。死亡每天都在发生。当我们不能自我拯救，瞬间的自由又有什么用。也许绍兴的本意并非如此，他说：“人在体制内才能生存”。那么瞬间的自由是绍兴偶尔来到了体制外。他在一个个瞬间写下他的文字，用他的血来写，用他的肉来写。血肉中还有他的骨头。写完后，他收拾收拾心情，又回到了体制内。他怕自己疯掉还是怕自己发狂？

一部能够让你断章取义的书。绍兴一定是把写出的东西当作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身上每一处伤口流出的都是血。但是它脱离身体后，在有的人眼里它也许是一团火。如此，绍兴不是哲学

家，而是一个思想者。它是片断 随笔 那么我可以这样认为，你在里面读到的也许是一个头绪，一个雷鸣电闪的火花。它照见我们苍白的脸。在字里行间我看到一个诗人若隐若现的存在。那时附在骨头中的情感，没有办法剔除。砸碎骨头，骨头也不存在。

慢慢的阅读和在不同时间阅读，在不同心境下的阅读，做无限的接近。我接近它了吗？他有意让瞬间的自由放大到永恒？无数的瞬间也能连成一片。

他并不想做一个哲学家。当然他也不想做一位学者。他带着诗人的率性，忘掉自己在干什么，而只想一吐为快。

在《鲁迅与节制》中，我不知道绍兴要表达什么。我得出的结论是鲁迅节制性生活而积攒能量。做为鲁迅的研究者，这个角度是独特的。绍兴往往想从一般事物中发现形而上的东西。而有时他也会落入俗套。遗憾于鲁迅没有写出鸿篇巨制。

绍兴在《沉默 废墟 慈悲》的中写到“在战斗中，对于一个战士，你无法既要求胜利，又要求他动作完美”。绍兴的本意还是说不完美。引申开去，这句话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解释：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在他用《水土风》来解说大解的时候，开篇说大解也许不是最具灵性，但他又在文中提到诗人深具灵性。暂且不说这个尺度的问题，他说诗人产生了文化。灵性在文化面前值得一提吗？我说绍兴不是哲学家，就是因为他不够严谨呐。

还是在《水土风》，大解说：“你回去后会感到生命没有任何意义”。我弄不明白的是，绍兴的意思是把进城当入世，把回农村当出世吗。而我想绍兴的学问恰恰是在农村的时候，选好了宅基地，打好了地基。备好了砖、水泥、沙子。

绍兴就象一个看骨相的。上来就能抓住骨头。抓住事物的本质是绍兴的本领。有时我想，纠缠细枝末节干什么。

细枝末节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对于有的人来说，细枝末节就

是全部生命，一丁点的本质也看不到。

我期待绍兴再次来到体制外。无论哲学也好，思想也好，他都构筑得坚固无比，成为一座从外部无法攻克的堡垒。

一扇等待

打开的门



红菱

那个曾赶着一群羊在风雨中无数次翻跃山坡的白绍兴，在某一个瞬间更加接近了他梦中的白云，那是一种更高更远的抵达。他的生活不安宁，内心不平静，但奔突的已是别样的岩浆。尽管情绪与文字都少了一些冷灰的东西，然而痛苦的求索却从未远离。只是内因改变了，冷酷地拼挣已转化为审视与打造。如果说《生命的需要》是对现实生活的焦悯，对存在状态的忧郁，那么《瞬间的自由》便是沉静地回望，冷峻地对峙。他将灵魂中的澄明与宁静以厚重的理性呈现予人，而独自承受了羽化成蝶的痛楚。他已经降低了对死亡的恐惧，并且将直视死亡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心灵体验与文化内涵，审视的范围也更加宽泛，这寓示着白绍兴正幸运地走

过过去的状态。借助瞬间，超越了自己。

无论是梦中远望，还是醒时的灵感闪现，还是对古今中外伟人、文人的评说与对话，都在实现着一种穿越时空的眺望。其间有追问、有呐喊、有吟唱、有探求，探求人类的真知与艺术的唯美，探求自然、简单与纯真，包括他在昏暗中烁亮的农村，在沧桑中晶莹的童年，一切质朴都在艰辛地承受与回望中得以漫延，且更加神圣而又神秘。他努力地将他看清的一些东西象蚕一样吐出来，丝一样纤细、华美，诗一样简单而壮丽。

如果你能够沉静下来，阅读那些坚硬而透亮的文字，你会感到精神的游走与灵魂的升华无不闪烁着微茫的光，在它们的引领下，也许你会发现一扇通往梦幻与真知的门。泰戈尔说：“当我们逐章翻阅一本书，书就流逝着，当我们洞烛了书的精髓，我们就发现它默默地静立着，所有的章节便和谐于一体。”那么如果有谁打开了门，亦绝非偶然。

以作者断章的写作方式来表达，或许能够切入本质。思与语的白绍兴是孤独的，但他睿智、深刻的思想以及执着，不会让他永远形单影只。

阅读的感觉

有空灵在语言里，感觉便是舒畅的吟经与歌唱，有真实在思想里，阅读便如同面对面的交谈一样。

阅读时的感觉正如一群人坐在炭火旁凝视。点点亮星在木炭间一闪一闪，有人以为将要熄灭了，有人感到了切近的温暖与冷静的激情。

思想的碎片

你不能够将你全部思与语和盘托出，于是借助了化整为零的方式。你用切身的体验将生命本真的东西敲成了思想的碎片。初

始感觉是灵乱，毫无章法，后来发现那一种有序恰恰存在于灵乱的堆积中，还原或拼接将在各自的心灵里。

关于寓言

所有故事的意象都成为寓言，寓言却是最远的那个梦境，所有坚硬与柔软的光都是思想的光晕，光晕只是一种空寂的回响。

写 作 方 式

你的写作方式如同你领悟的中国音乐，也是一章一章的断想。回头再看，理性的思考停在那儿，点点滴滴地渗透。

寻 找 钥 匙

有的语音是很轻的，又很紧，就如一扇门，如果觉得打开它很轻松，那就错了。必须寻找一枚钥匙。开启艰涩、通往澄明的钥匙。

回 归

也许没有谁能够真正达到，你经历过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悲苦所赐予你的隐忍、宽容，甚至有时盲目的善良，我们把它视作悲欣交集之后的心灵回归。

你
可
曾
看
见
未
来

■

刘
剑

在银幕上“鬼片”横行的年代，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一种形象——那是一群长了一双透视眼的人，他们可以看见过去或是未来的人与事，有这种能力的人都是痛苦的，因为他们能看见凡人看不见的东西，这种能见度超越了正常人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他们偏偏又都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在我看来，哲学家有时就是那种想具备透视眼能力的人，按中国古代的迷信说法，这是一种“天眼通”的能力，哲学家想成为“天眼通”，就是想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与众不同的东西——规律，共性，或是横穿过去与未来的纽带。哪怕因此而有悖于常人的生活状态因此痛苦。

但是白绍兴却似乎并不是那样的人。

绍兴在我们生存的城市里，经常被一些人称之为“某某城的哲学家”，这个称号，常常成为我嘲笑他的借口。我们是两种不同的人，却具有本性上相近的偏执，他偏执的方式是痴迷，而我偏执的方式是背叛。这也决定了我们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他经常沉默着，而我经常躁动。

无论如何，绍兴都不应是那种想具备“天眼通”能力的人，但他却又像那么样一种人，他野心很大，有时却也野心全无。在他的第一部作品集《生命的需要》里，他表示出了成为“天眼通”的野心，但是在他的第二本书《瞬间的自由》里，他变“小”了，他写出了这样的句子：“让整个社会活在艺术中这个想法是疯狂的”，从这本书开始，绍兴的哲学意味体现的明显了，而这种体现的前提，是他越来越不再象一个“哲学家”了，他的透视眼功能消失了。

我常常想，也许哲学的真正蕴味就隐藏在生活庸常的点点滴滴中，而一旦将这种蕴味形而上，那其实反而是一种矫情，而成了没有灵魂的“器皿”。

2000年的某一个日子，绍兴一行人在北京高速公路上撞车，一行五人，二死三伤。我们赶到出事现场的小医院里，在蚊蝇飞舞的病床上，绍兴躺在那里，头上插满管子，嘴里呢喃着，看见我来了，冲我涩然一笑，我强笑着说：“你看起来像个外星人。”他疲倦的将眼睛闭上，那时我想，他的生命力已经要消亡了。

这段日子已成为永远的回忆后，在绍兴的文字里，我没有读到有关这一段往事的记录，我常常想，与他出事前经常标榜的放羊经历相比，其实这一段经历才是人生真正的大阶段，大起底，与放羊那种精神上的苦闷相比，肉体的突然消长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在死亡面前，谁可曾看见未来？从那以后，绍兴似乎已经“物化”了，他淡忘和回避了那一阶段的记录，人生有时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重要。

于是在绍兴的第二本书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句子：“把很辽

远很辉煌的事情，还原成很普通、近在身边的乏味枯燥的琐事。”在琐事中逃避，是一个文人经常要想做的事，但是学会在琐事中思考，勇敢的面对和投入进去，却是哲人的做法。于是在这种思路引导下，绍兴写“假的和大的作品也是空的。”

在他痊愈后的那段岁月里，我们经常探讨人要如何活得更好的问题，我对“大而无用”深恶痛绝，并且反醒从前过于迷恋大而无用的创作态度而导致今天的严重脱节生活，而绍兴却变得越来越有理性，这种理性体现在他对生活的态度上，而不是在文字、在思想上的浮华上，他从前的毛病就是太追求浮华的文字表象，太渴求大而无用形而上的哲学理性，而与生活脱节，现在，这条脱节的环终于与生活链在了一起。

当生命之花一点点开放，熟透，再到近于萎谢的时候，其实我们面对也是一样的问题：我们的明天在哪里？在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着这个命题，我们争吵，我们分歧，我们互相指摘，我们彼此惺惺，但是我们却始终看不到我们的明天在哪里？因为我们丢失了那双透视眼，我们这些沉迷在文字里的人，其实已经没有了明天。

于是，绍兴写：“不要把人逼到绝境，你把他逼到绝路，也就给了他一条生路。”用文字寻找生路——这竟成了我们最后的选择吗？世事流转，物是人非，在我们的身边，有太多的曾经忠实于文字的朋友，为了各种简单的或是复杂的欲望，放弃了文字，主动而被动的选择着各种高级或是低级的生存方式，我们难以放弃，是不是因为这只能是我们最后的选择？只是用文字寻找一条生路，我们终于学会了不再大而无用。我们也找到了文字与我们真正的关系。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绍兴经常评价我越来越有智慧了，其实对一个纯粹的人来讲，有些智慧是有害的，这个社会反馈给人最负作用的东西，就是让一些所谓的智慧把本性遮盖成各种奇形怪状，我常常认为，所有的哲学在此意义其实都是人对原生状态的终结

与形式化，也正因此，在绍兴的作品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他通过与某人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神性的迷恋与对形式的向往，在我看，那也是一种对生活的形而上，思想上的大而无用。我们经常为此而分歧，但有时也能达到统一，我想，其实我们内心深处可能都渴望着用文字将这种作茧自缚的外包装统统去掉，哪怕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我渴望绍兴能完成我心中的这个理想，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我眼看着自己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成为名与利，生与活这个链条捆绑着的奴隶，但我希望我的朋友绍兴能够挣脱这些锁链，如他书中所言，真正进入万物的心中，而不是被万物所役，这个期待，却不知绍兴可不可以做到？

做不到，其实也没什么可懊悔的，这正如有时候那些个雪白的身体可以令你产生欲望，有时却恶心的不得了一样，生活总是以多种面目出现，而心灵却总是以一种宽度与广度来面对，心灵是我们自己最后的归宿，在这个意义上，曾经的用心良苦，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果可以尽诉的。曾经的用心良苦，也无非是我们对生活的一个交待，这个交待，与别人无关，相关的只是自己。

绍兴，当评论成为一种恶俗，我实在羞于把一些溢美和刻薄的文字加在这篇文章里，其实对人来讲，他所做每一件事最重要的是问心无愧而不是问别人是否无愧，但是在这个模糊而混乱的世界里，人们越来越学会了不对自己负责而只对别人和只要求别人对自己负责，我们没有太大的野心，我们没有想用文字来完成更大的事，那就只对自己负责吧。

于是在某一个夜晚我不断的翻着这样的一段文字：“在我们的面前摆满卑微的梯子，很多人在梯子的下面喧嚷着，人们只注意梯子的最高层，但很多人呼喊了很长的时间，还在梯子的最初几级上，因为梯子得一阶一阶的爬。”绍兴，在你面前那个名叫未来的梯子上，我们都不在最顶层，也不在最低层，我们都在中间的梯子上，笑着，叫着，双眼模糊。



作者简介

河北省抚宁县人，一九六四年出生。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过随笔集《生命的需要》。

主 编：郑道远

编 辑：赵志忠

封面设计：陈菲儿

MU 目
录

序 ■ 1

世界的缺口(高 梁) → 一扇等待打开的门
(红 莓) → 你可曾看见未来(刘 剑)

从淡处拿来的一些东西 ■ 1

天的性质 → 淡处的东西 → 诗经 → 儒家
→ 《格林童话》 → 丧失 → 梦中望远 → 卑
贱与崇高 → 最低处 → 断想似的 → 唯美
主义狂热 → 古代哲学 → 《私人生活》 →
卡夫卡 → 体制 → 禁忌 → 古代哲学与现
代哲学 → 堤坝 → 谦卑 → 裸露 → 口吃
→ 区别 → 交流 → “斗私批修” → 阴影
→ 心似白云 → 寂寞与孤独 → 对本能的扭
曲和阉割 → 另一种宁静 → 宗教 → 向物

敞开 → 神性 → 神学进入政治后 → 历史
悲剧 → 以实对实 → 卡夫卡与甘地 → 古
典文化 → 恶癖的恶果 → 主动的时候 →
造某种物体时的感受 → 光亮 → 果树 →
被子的功用 → 小小的快乐的神 → 信 →
尺度 → 谈生意 → 深海里的生物 → 后道
阶段 → 放弃 → 节制 → 温顺的孩子 →
梦中高论 → 梦见农村 → 毛病 → 现实主
义 → 自制力 → 梦见我的作品 → 真境 →
工匠 → 框架 → 法则 → 歌德的理性 →
金钱改变了我 → 感官的理性 → 本能 →
我非常清楚 → 加缪 → 体会 → 通向造物
主的道 → 鲁迅是一个真正的儒家 → 光明
晶砾的诗 → 梦 → 松松垮垮 无所用心 →
打发闲暇时间的方式 → 语言的垃圾 → 阴
性与阳性 → 寓言 → 梦中参加劳动 → 真
面目 → 连绵 → 我写了一本《圣经》 → 直
觉主义者 → 不缺结果 但缺过程 → 绝境
之下 → 疯狂 → 海子 → 内在的明白性

谈到以后总有过劲的感觉■

29

横空出世 → 清明状态的把握 → 语言是多么
无力 → 情绪的极至 → 最大的现实主义者
→ 最终的情绪 → 博尔赫斯 → 追求 → 大
经验 → 福柯 → 原生的观念 → 推论与经历
→ 海德格尔哲学 → 大苦与大闲 → 现实与
无限 → 批判 → 真知识 → 随意之流 → 明
澈的现实主义 → 生的悬崖 → 苦行僧 → 癡

性文化 → 道德社会 → 情结 → 恐惧到极至
→ 劳动 → 看书时的状态 → 书法与诗 →
智慧来自于生理机能 → 林语堂的文章 → 毛
泽东和他的后人 → 理性——物化的原则 →
怎样对道德进行表达 → 孤独 → 绝望 → 在
绝中腾出一双手 → 唯美的标准 → 绝望与癖
性 → 智者 → 市场经济 → 后绝望状态 →
古代的经典 → 理解奇迹 → 敏锐的直觉 →
形式与内容 → 艺术与世界 → 过去与未来
→ 敏锐的直觉 → 两种论证 → 人格的分裂
是道德的空间 → 片断思维 → 非文化的东西
→ 达·芬奇画的丑者 → 死亡以后的状态 →
圣人 → 越过界线的想法 → 《心灵史》 → 凡
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 《论语》 → 超越的精神
→ 结构 → 昌耀的观点 → 精神体验政治化
→ 语言 → 哲学 → 我的东西 → 追求的极
至是疯狂 → 罗兰·巴特 → 德 → 谦卑 →
空间 → 微明 → 精神的物质化 → 感觉的极
至 → 中国人的才华 → 旁观者 → 神明的指
示 → 精美 → 平静的灵感 → 心与手 → 盛
景 → 还原 → 执着 → 佛洛依德 → 感觉
→ 卡夫卡 → 霸权行径 → 中国画——生命
随笔 → 信 → 佛的生命状态 → 文化是弱者的
→ 本能 → 不要低估肉体 → 智力最贫乏的
时候 → 《红楼梦》 → 左派 → 程序 → 在
风景中 → 道德的激情 → 鲁迅的文字 → 周
涛《马蹄耕耘的历史》 → 更精彩的世界 → 悟
道对象 → 英国绅士 → 绝路与生路 → 需要
→ 最大的智慧 → 器与器化 → 以后的状态

→ 重复 → 两部分 → 贫穷 → 假、大、空 →
本能 → 进入万物的心中

我们的面前摆满卑微的梯子■

61

谦虚 → 自然生成的 → 生命本身的事情 →
物的框架 → 生存的本能 → 对死亡的态度
→ 为什么 → 白白的身体 → 危机 → 卑琐
的东西 → 闻无门关 → 两种办法 → 癖性
→ 打开的山口 → 卑微的梯子 → 相信 →
照抄 → 过去与未来 → 打扫院子 → 双脚、
双手的活动 → 植物 → 接受死亡的态度 →
生活中的挫折 → 什么都没遇到过 → 含而不
露 → 结果与过程 → 结构打散以后 → 悬崖
→ 在玻璃中间 → 轻松起来的秘诀 → 存在
→ 连篇呓语 → 调动力量 → 精神 → 疲惫
状 → 寓言 → 山下的哲学 → 进入文字的法
门 → 体会天 → 简陋 → 焦灼 → 动作混乱
的人 → 现实与合理 → 功成而身退 → 呼唤
→ 错误的沼泽 → 卑鄙的目的 → 古旧的建
筑 → 塌落 → 仪式 → 《在安达路西亚的散
步》 → 身体最好的时候 → 中心点 → 到另
个世界后 → 小小的物质的我们 → 一本写满
禅语的书 → 关键时显出败相 → 乏物 → 一
个姑娘死了 → 片言只语 → 虚无的力量 →
荒谬的哲学 → 没有任何吸引力 → 面对死亡
→ 操练 → 梦中得到的一句话 → 启示 →
重力的智慧 → 明细表 → 从癖性出发 → 暴
露 → 佛经 → 歌德 → 耶稣的智慧 → 人心